

17.2

黄石文史资料

第七期

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黄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黄石文史资料

第七期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黄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忆冯玉祥将军·····	陈絨三 (1)
广暴回忆·····	方伯齐 (12)
殷介福国药店简介·····	石庆兆 (16)
在临湘沦陷的日子里·····	姚凤舞 (21)
成部史略·····	安 平 (50)
解放前夕大冶电厂护厂斗争纪实·····	邓惊洲 (72)
黄石市铁山九龙洞·····	高明恒 (82)
大冶铁厂昔年情景的回忆·····	陈贤瑞 (85)
快活岭·····	吴少华 贺 峰 (88)
我市历史上的两条铁路·····	枫 叶 (94)
大冶碑文选·····	先志辑 (99)
大冶史话 (下) ·····	众志成 (106)
散花洲·····	刘法绥 周洪学 (126)
长江黄石港历年水位特征值表·····	许 闻 (133)

忆冯玉祥将军

陈 斌 三

冯玉祥将军，少有大志，素怀救国救民之心。秉性刚直，不畏权威，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对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官僚军阀深恶痛绝。他不分场合的用种种方法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及卑鄙无耻行为。他的一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生，是与强权作斗争的一生。而且坚持读书，好学不倦。治军纪律严明，真正做到军行所至，秋毫无犯。为广大人士所歌颂，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治军的典范。

我十八岁时（1922年）弃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陆军第十一师当兵（冯任河南督军兼师长）直至任十二军军部军需主任。一九三一年转到山东地方工作，在这十年军事生活中，受到严格的训练和思想意志的熏陶，深深感觉到冯先生之为人，可敬可爱。他的可歌可泣之事不胜枚举，谨将所见所闻，随笔记之。

一、坚持读书 好学不倦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一八八二年，出生于河北保定典集镇。父名有茂，母游氏，有子女七人，玉祥排行第二。冯父因家人口多，作佣工维持生计。冯自幼务农，勉强

入学，终因家庭贫寒，十二岁失学离家，束发从军，开始了他的丘八生涯。当兵以后一有空就读书，甚至彻夜不眠，有时在月下读，他还做个木箱，晚上怕影响别人睡觉，将油灯放在箱子里，把头伸进去读。他班上有人画个乌龟写着官迷讽刺他，并说龙才能下雨，乌龟是不能下雨的。你再读书，当官也轮不到你头上。他毫不理会，他有个把兄弟谷良友，与他同班，见有人与他捣乱，就劝说别人，或拉着他们去玩，让他好好的读。冯因有谷的帮助，更抓紧时间读。冯从当兵到将军，坚持读书是经常的。他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常德时，自订学习时间，写个牌子挂在门外，学习时挂上冯玉祥死了，学完了把牌子翻过来，冯玉祥复活了。当陆军检阅使驻南苑练兵时，请了几位教员，教他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英语等。素称爱民清官王铁珊先生，就是他尊重的老师中的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曾受聘担任过冯的历史教员。他常说：“没有学问谁也看不起你，如没有真的学问，更无人看得起。”他读的书非常广泛，古代经典著作，诸子百家、诗词歌赋、近代文学等无所不读。并且认真研究、细致探讨，有的加以批注，有的反复的读，有的摘录熟记。无论什么时间，一有空隙就读书。他的好学不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治军纪律严明

冯入伍后，翌年就遇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九〇〇年又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洗劫了八天最后庚子赔款，订立辛丑条约，设

立租界，形成国中之国。门户开放，成了共管的半殖民地。冯先生亲眼目睹，义愤填膺，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无能，又恨军队之腐朽不战即溃。他认为奋发图强，报仇雪耻，必须与强权作斗争，并要有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因此，他练兵首先以国耻教育士兵，使士兵有爱国思想。把列强占领我国的土地，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都灌输于士兵脑海中，如法国占领雷州半岛，英国占领香港九龙，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被日本夺占），俄国占领海参威，日本占领台湾和琉球群岛。我国的港口、铁路、邮政都为外人所把持。并行使着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京津沪汉等地设立租界，不准中国人进入。中国人受外国人的欺凌，已达到殖民地的地步，这是我国的奇耻大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决不当亡国奴，誓死把外国人赶出去。官兵每人带一臂章，上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字。

其次，不准骚扰百姓。他常讲：古人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老百姓不拥护，就不能存在。并讲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带兵的故事，一个士兵是吴的同乡，因天下雨拿了老百姓的一个斗笠，吴不顾乡亲的情面，当场杀掉。谁要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以军法从事，决不宽恕。骑兵团有一排长，到农村去买马草，被老百姓打了一顿，团长如实汇报，冯说：他一定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否则不会打他的，这影响我军的名誉，即将该排长打了二十军棍，开除回家。

再是不准吃烟喝酒，和嫖赌等违法行为。每人发一本简明军律，都要熟读。违者不论何人，均按军律惩办。一

天冯到四十三团检查工作，遇到团长韩复榘在屋里吃水烟，当场将韩罚跪于团部门外。

对执行命令更为严格，并以拿破仑海上练兵的故事讲与士兵听，拿破仑在海上设一平台，从海边到海中，指挥官喊起步走，从平台上前进，到台边不喊立定，前边的战士纷纷落水，不敢自动停止。否则以违抗命令罪杀无赦。其部队曾有一个战斗故事，一九二五年，打奉系军阀直隶督军李景林，在发动进攻时，某旅长下命令，部队分三梯队进攻，只准前进不准后退，一梯队退二梯队杀，二梯队退三梯队杀，三梯队退督战队杀，某团长当时问，如回来报告怎么办？该旅长毫不犹豫的答复，不报告，报告也杀。并命令第一梯队通过敌战壕时，不论敌人发觉与否，不得停留撕杀，迅速前进攻打敌司令部，战壕敌人由第二梯队打。如此，及敌人发觉，司令部已被包围，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当即溃败。这一仗很快取得胜利。李景林的部队全部被歼。

三、反帝反封建与军阀作斗争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加深，腐朽的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历届军阀只知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冯先生愤恨已极，反抗之心益烈，必欲除之而后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当时任清军滦州第二十镇营长，毅然举义兵响应，为义军参谋总长。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冯虽在北洋新军中任职，不但拒与护国军作战，还暗中与蔡锷、李烈钧联络，并策动四川督军陈宦反袁。袁死

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被削去兵权，贬居廊坊。一九一七年张勋率兵进京扶植溥仪复辟，冯此时虽被免职驻居廊坊，听说之后，即典当家计，率旧部入京，驱走复辟派。一九一八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借口统一，企图用武力消灭革命党，冯当时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通电全国反对内战，虽遭解职断饷亦不附逆，并与其他部队一起，于一九二〇年推倒段氏。一九二一年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他率领他的陆军第十一师进攻河南，一战打垮奉系军阀河南督军赵倜，冯升任河南督军。

四、与军阀吴佩孚斗争

冯先生常说：我有三十万军队，就可横扫中原，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他任督军后，即大量招募新兵，以备达其夙愿。但是吴佩孚不以国事为重，嫉贤妒能，怕冯势力强大，不好驾驭，一九二二年冬，调冯任陆军检阅使，削去其经济权和兵权，调往南苑练兵。开始冯不同意，吴派四个师包围冯部，迫其就范。如不听命令，用武力将其消灭。冯忍气应允。但是所属部队，只准带走冯兼的第十一师，新兵一个不准带。冯迫于无奈，采用瞒天过海的方法，把新兵打着十一师的旗帜先走，监视者及看出运兵过多准备扣留时，四十三团团团长宋哲元出来说，我们是新兵团吗，监视者素怕他们的战斗力强，只好让他过去。如此一万多新兵一个不留的运到南苑。最后经批准成立第七、第八、第二十五三个混成旅，任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为旅长，均归检阅使署管辖。

到南苑继续扩大军队，但不能公开招兵，他想了一个

秘密招兵法，经常准许老兵探亲假，每人探家回来，必须带三至五人，一年半的时间，所招来的兵，把骑兵团、炮兵团、学兵团、卫队团都扩大为旅，另成立三个独立旅。

一九二四年秋，吴佩孚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命令冯率部进攻热河，吴率其直属部队攻山海关。冯当即遵令执行。前敌部队已进驻古北口，与奉军对面相峙。但是冯早就对吴不满，在战争之前，已与奉张通款，并与直军第二路总司令胡景翼，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秘密结盟，视机倒吴。在接到吴的命令之后，即把部队布置在古北口、石匣、密云、怀来、北苑、南苑一线，准备反戈一击。待吴亲临山海关前线指挥与敌酣战之际，冯命令各旅长动员部队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欺侮我们，压迫我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不到热河去了，我们回北京去。当即以快速行军，同时出发，同时到达目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抄了吴的后路。加之奉军乘机大举进攻，吴的部队全线崩溃。如此，把轰轰烈烈名扬一时的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吴慌慌张张从海上跑到湖南省肖耀南处苟延残喘，以图东山再起。与此同时，把臭名远扬的贿选大总统曹锟囚禁并赶下台来。杀了贪污受贿、克扣军饷、罪恶累累的曹锟的军需部长李彦青。这时冯与胡景翼、孙岳、黄郛等商议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政。可惜孙到北京即因病住协和医院，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冯在西北边防督办任所，通令全军臂带黑纱一星期表示哀悼。

五、驱逐溥仪出北京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但是 时隔十三年，在北京首都紫禁城内，还有个“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仍然拥着三宫妃嫔，设着王公大臣，戏剧性的行着早晚朝觐三跪九叩的大礼。用着圣旨钦命帝王的奏摺，称孤道寡，宛如往昔。并有许多太监奴婢侍候着他，五千守卫队保护着他。虽经过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等数任总统都没有动他的毫毛。还是用着国库帑银养着这一群废物，使他安乐享受。冯玉祥早就对此不满。乃于一九二四年年底，在打败军阀吴佩孚之后，即命令第一师师长兼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率部队包围皇城，于景山设立炮兵阵地，炮口对着宫院。首先将守卫队缴械。遂即派员与溥仪交涉，限期三天移出皇宫，否则炮轰宫院。溥仪在惶恐悚惧之下，自知小圈圈里皇帝坐不成了，当即答应先迁至某王府，然后出京。第三天就搬出皇城。鹿即派部队进驻神武天安各门和乾清宫一带，负保护皇城宫院之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帝制宝座至此终了。

在谈判中鹿钟麟接见溥仪时，鹿问溥仪，你是想当皇帝呢？还是想当一个平民呢？溥答，当皇帝并不自由，我愿意当一个自由平民。鹿的随从人员都为之鼓掌。

六、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战争

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冯联合直隶督军孙岳，河南督军胡景翼及方振武等部队成立了国民联军，冯任总司令。随之任命他的几个师长宋哲元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

都统，刘郁芬为甘肃督军，冯 本 人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之职。一九二五年奉系军阀李景林以强凌弱，驱逐了直隶督军孙岳，取而代之。这年冬冯派部队打垮了李景林，激怒了张作霖，张联合吴佩孚等合击冯部，冯的部队都在西北，寡不敌众，北京附近的部队，退到察绥一带。冯于一九二六年夏，赴苏联考察，探寻救国之道，约三个多月，听说广东革命政府分兵北伐荡平封建势力，急驰回国，到五原召集所属将领，誓师东下，取道宁夏，平凉到西安打垮直系军阀刘镇华，解了西安之围，又挥师出潼关进军洛阳。我们第六路军在豫西打垮了吴佩孚的残余李振亚部，沿陇海铁路打到徐州，击溃了奉系一部。返而从郑州北上直抵北京，把奉军赶出关外。

七、与蒋介石斗争

北伐胜利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冯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要求与冯结拜兄弟，冯虽应允，但要看其行为如何。冯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他同我拜盟兄弟，他亲笔写的什么东西有照片，我写的什么东西也有照片。我是说明了的，你若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就在一起干；你若不拿人民当主人，而拿人民当奴仆，我是不能同你一起干，并且非打倒你不可。”

冯在南京任职时，看出蒋介石不是为国为民，而是建立封建王朝。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设立中统军统特务机关，蓝衣社暗杀集团，专门对待反对他的人。很多爱国义士民主名流被他杀戮。他的亲信

走卒，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贿赂盛行，贪污成风，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搞的民不聊生。道旁死尸臭，野有饿殍骨，把一个国家搞的乌烟瘴气，暗无天日。冯先生气愤已极，屡进诤言，蒋也不听，乃用幽默讽刺的言行来谏诤他。如白天打着灯笼上街，有人问他，白天打灯笼干什么？他说，南京这个地方黑暗的很呀！又如一次某要人请客，都是达官显贵们，冯也应邀出席，待山珍海味端上桌时，冯起来讲话，开口就说，这些佳肴美味都是民脂民膏呀！现在很多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有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仰望着我们去救他们，这样一桌菜，一家农民一年也吃不完，我们怎么能吃下去呢！说着嚎啕大哭，涕泪交流，一至泣不成声。致使那些大官老爷和太太们不欢而散。

一九二九年，冯看蒋介石一意孤行，不可救药，乃调正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兴兵讨蒋。但是蒋介石以分化瓦解的手段，用大量金钞和河南主席职位，收买了韩复榘，正在这个时候，冯调他的副参谋长李兴中接任韩领导的正编师第二十师（原第六军）师长，韩看再不能等待，马上串连各旅长，即把李兴中扣留，以副师长孙桐萱任师长，率其第三方面军从洛阳向开封走去，投降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任命韩复榘为河南主席。冯先生乃退居西北。

一九三〇年又联合阎锡山反蒋，当时称为蒋冯阎战争。开始陇海京汉津浦各线，都取得些胜利，由于蒋介石以经济为诱饵，张学良通电拥蒋，并派军队入关，不能再战，冯阎被迫下野。西北军由鹿钟麟联衔通电罢兵息战。

八、抗日战争

冯先生的仇日思想行动，由来已久，在南苑练兵时，即把日本侵略中国编成国耻歌教育士兵。如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二十一条，日本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夺旅顺，夺大连等等，教士兵勿忘国耻，誓死复仇，并号召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战而退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冯愤恨已极，迁居泰山，在他住处五贤祠周围写了一些抗日标语，如“你忘了没有，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去，有硬骨的人，应去拚命夺回来。”一九三五年下山到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他任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都是同盟军的军长。开始取得不少战绩，并一举收复多伦、沽沅等四县。他的爱国行动，遭到蒋介石的嫉恨，后因蒋日军队联合攻击，同盟军败退，冯被迫回到泰山。

七七事变后，冯先生由泰山赴南京力主抗战，力主国共合作，并要求蒋介石与以任务，赴前线杀敌。蒋曾委冯为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只有其名，命令不能施行。冯曾到鲁北德州前线指挥，他的指挥所设在某一村庄，因特务告密，这个村庄被日本飞机炸平。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移住重庆以后，冯以其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到后方各地巡视部队，实际上是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进行献金活动，以接济前方抗日军队。到青城山写了一付对联，“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到三游洞题词“谁杀死我们同胞的父母兄弟不共戴天。”蒋介石看冯玉祥的一切行动，都对他的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政策是很大的障碍，冯成了蒋的眼中之钉，必欲

除之而后已。因此，于一九四六年派冯到美国考察，欲借美国的反共势力来改变冯的意志，使之就范。但是冯到美国后，公开发表反蒋宣言，大力宣传蒋政府的腐败及祸国殃民的罪行，并呼吁美国朝野各界人士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冯曾会见一九四一年出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特摩尔先生，他们交谈中揭露蒋的为人，斥责国民党的腐败及中国反动分子的猖獗，揭露了暗杀民主人士种种罪恶的真实情况，使这位原来拥蒋的拉特摩尔先生，后来成为美国政界反蒋的著名人士。蒋介石听到之后更恨之入骨，也引起蒋的反动集团的恐慌。四八年五月一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新政治协商会议，欢迎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来解放区的号召，冯先生闻讯，毅然决定冲破一切阻拦回国参加，八月经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协助，乘苏联客轮取道苏联来我解放区，船驶至黑海时，因冯住的邻舱影片拷贝失火，波及冯住的舱房，致使冯先生和小女晓达不幸遇难，为民主为人民而献身实为痛惜。

冯先生的一生追求真理酷爱和平，自始至终，奋斗不懈。他经常接近士兵和老百姓，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他总是为民请命，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吁，人称之为民主将军。他生活艰苦朴素，常年穿着布衣，又称之为布衣将军。他信仰耶稣的博爱精神，曾受过洗。一九二四年以前，他领导的部队官兵大部分都受过洗，每人发一本圣经、一本唱诗。星期天也作礼拜，又称之为基督将军。

广 暴 回 忆

方 伯 齐

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读中学时受到民族革命的影响，一九二七年考入武汉国民政府举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在他的教育下，我曾向往共产主义，“4·12”蒋介石背叛革命，在打倒蒋介石口号声中，全校学生，入伍编为中央独立师，入伍生总队长杨树森任师长，在纸坊、土地堂一带，为保卫国民革命大本营与夏斗寅所部作战兼旬，不幸武汉政权瓦解，全部学生队及学兵营改编为张发奎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系军部参谋长兼任，当时叶帅任军部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之职。叶帅亲率我团由九江出发，沿赣江南下，步行两月，越大庾岭到韶关，乘火车到达广州。我团经过南昌时，适为八一起义第三日，起义部队业已离去。我团行军时，叶帅经常在前卫之后本队先头，与我等学生同样着草鞋，步行千余里，时当天气炎热，叶帅不乘马，马随在他身后走。学生们浑身湿透，叶帅亦汗流浹背，学生们对叶帅由衷地爱戴。有一次大休息，叶帅讲话，叶帅带头呼口号“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之后，叶帅接着呼出“世界革命成功万岁！”这时正是政治黑暗时代，叶帅呼出这样的口

号，我们都心领神会，觉得当时身为第四军的参谋长，思想上和我们学生想到一块儿去了。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之前月余，叶帅辞去教导团团长职务，临行讲话时，叶帅身着西服，告诉我们他将出洋留学。我们学生个个流露惊奇的面容，依依不舍。我当时是编在第一营第一连当学兵，连长叶牖（四川人，黄埔第四期生）在暴动前数日，他集合全连讲话，说他有肚胀病，要到东山医院住院治疗，部队由陆副连长率领。我们都信以为真。

几天之后，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至四点我在夜班岗哨上，调我回连，参加攻打广州公安局战役。我们每个人颈子上带上红巾，左臂裹上白布，跑步前进。第二连连长现在是营长，指挥第二连第一排长向公安局大门直冲，他冲进大门仰手连打两枪，但随即倒地，鲜血直流，停顿约一秒钟，我连陆副连长，举枪一呼：冲！他飞步冲进，他抬手一枪，敌警官倒地，我们随即冲入，发生巷战，楼上楼下争夺战。与我同阵入伍（由天津南开中学同来的）的第三连学兵吴鸿举挺枪上楼，与一伪警官相遇，吴刺伤其腹部，对方持手枪还击，吴重伤倒地，我连陆副连长倚墙角与之对射，毙之。陆连长亦负重伤，旋俱牺牲，伪公安局经我营迅猛袭击，时间不长，就被我占领。第二第三营，分途袭击敌方炮兵营俱获全胜。天明后分途乘装甲汽车收缴警察枪支，设置街垒，以抵御英国兵舰及邻近反动军队向我攻击。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同时工人纠察队搜杀反动分子，激战三昼夜，我团及工人武装革命撤退，经花县、从化、龙门、紫金，途中红色军旗高

举，上缀有黄色番号——红军第四师，师长为叶 庸，至此，才明白叶帅的去职和叶庸的病假都是为了筹划暴动。沿途与反动地方团队战斗多次，抵海丰后，澎湃同志业已率领农民暴动，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为我团到达举行欢迎大会，煮面条招待我们晚餐。澎湃同志讲话，分析形势，说全国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有全世界人民支援，我们力量强大，一定胜利。通过澎湃同志的启示，我们信心百倍，精神大振。反动部队来攻，我营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是役获胜，捕敌连长一人，迫炮一门，我连党代表牺牲。类似的战斗，不数日即发生一次。我任班长，在战斗中我表现勇敢，不久，派我到潮阳农民赤卫队当连长。同行共同学六人，分任连排长，在潮阳多次与反动团队战斗，姚同学牺牲。不久，大股反动军队围攻，农民武装不能活动，埋枪藏匿，一夕数迁。我等五人，非当地人，很难掩护，红四师亦不知运动至何方，经组织考虑，批准离开潮阳，各回原籍。

事隔十二年，一九三九年我途经四川万县，登岸步入公园，无意中遇见当年红四师（即前教导团）同连同学郑灼瑞，此人名字很怪，面容苍老，所以我记忆很深，相见互感惊奇，亦互相默契，小坐冷饮，我低声讯问故团人员的命运与下落，伊云：“自你离开红四师，我团转战在陆丰、潮阳一带山中，弹尽，被反动大部队包围被俘；除伙伕外，凡佩‘学兵’符号者聚山谷中全部就义，约一千四百人无生者，伊貌酷似乡农，改佩‘伙伕’符号，因得幸免。”我讯及叶庸，伊云：“被俘后，反动派中有同学，不忍枪杀之，以毒药置鸡蛋中，服后即死。”伊谈及自